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四五冊目次

藏密齋集二十四卷

〔明〕魏大中撰  
明崇禎刻清嘉慶補刻本

.....一

啜墨亭集十二卷雜著一卷

〔明〕徐時進撰  
明萬曆刻本

.....四一三

藏密齋集二十四卷

〔明〕魏大中撰

明崇禎刻清嘉慶補刻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

究所圖書館藏

原任文林郎吏科都給事中今贈通議大夫  
太常寺卿謚忠節魏大中

帝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夫光岳凝翕是生忠義之臣天地晦蒙  
彌表艱貞之節故劉陶殞貞北寺楊震殉烈  
西亭並以禍極一時聲流千載爾原任吏科  
都給事中魏大中其生有自視死如歸原其

六書介

至清絕塵大剛制物可以貪饒蟬蚓肉視虎  
狼故累百知一鶚之可尊嫉邪如神羊之必  
觸爰自輜軒之使陟于瑣闥之班游歷清垣  
旋臻天掖銳心平治極論典衰節足相宣夔  
唯坐剔時謂司隸陽球之既陟此輩安容假  
使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定而會以相分  
公媼當蔡京童貫之時士亢君宗開寶武陳  
蕃之禍惟爾擅帷逾峻尤爲縉纓所先貝錦  
一成雉羅遂及詔求鉤黨獄署同文膺滂碎

首于黃門喬固暴尸于城北三光黯沒海水  
羣飛當此之時亦云極矣今者世灰大滌天  
宇重晶朕是用章闡幽忠崇敷顯秩震雷一  
夕已路元祐之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墓  
特追贈爾爲通議大夫太常寺卿錫之誥命  
以爾臣忠章爲子孝涉濂之義生死同揆爾  
奇卞壺佇章飽昱嗚呼位于箕尾識歸天傳  
說之星炳彼丹青寶入地萇弘之血

六書介

二

制誥

崇禎元年十月廿九日

之寶

詞臣倪元璐撰

藏密齋集序

海虞瞿式耜撰

男兒頂摩太清足踏八埏朗朗乎如日月之經天何事不可爲自數椽簷瓦橫截英雄遂使其氣不能上衝霄漢屋居久則預憂露坐之風霜裹衣恒則先愁裸形之寒慄營營如醯雞之在罍盆豈復知世宙有所謂綱常名節者哉孔時一生得力全在爲諸生孝廉時瓶無儲粟未嘗有簷下想入其胸中以故浩浩落落之氣不受

六序

卷一

盤曲然每見英俊之士開覽古人千秋可揖飛鵬自命生死鴻毛逮至榮華薰染動骨日化柔腸又或痛苦憂煎烈士不能慕義故夫不登仕宦不入囹圄槩而語丈夫皆未敢必之詞也則又何以故哉蓋孔時胸中非徒以廉節爲高尚觀其集中上告君父中告寮友下告子弟皆確然有石畫以與人實實可見諸行事者是故官居諫議而夫人未嘗一日下機逮繫幽囚極刑無愠皆非有所矯而爲之以爲臣子之事當如

是也假使其胸中無卓然自有安立之處則邪氛晦冥之時能不失其身卽爲賢者中流遇風壯夫失色諺云死生之際亦大矣夫人懷忠壯之志乃至關木索嬰金鐵毀肌膚斷股體臨死之際凜然惟有 二祖十宗臨之於上者千古而上幾人哉吾獨恨甲乙之歲乃有謫其爲諫且陷其爲貪爾時王法固不可問矣獨不畏鬼神之在前乎卽如遼陽一案觀其書疏往返幾數十見未嘗有一字假借經撫而坐此論死千

六序

卷二

百年後讀其書有不拔劔起舞者豈人哉惟謂嫉惡過嚴優容不足庶幾近之然亦安知其胸中確然自有繩墨世間曲相自不堪受彼一引彈耳昔伯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彼胸中自有所清者雖永清大定猶有塗炭之况況當亂臣賊子人將相食之時而欲使居諫垣者禁不發一語然則必使天下賢者盡化爲女子人類盡化爲狐狸然後可以稱大賢耶嗚呼淮南欲謀反而憚汲黯曹操欲跋扈而憚孔融凡亂賊

欲舉大事於天下必先剪其所忌而後動於惡  
群賊不殺孔時上父周公之號未敢明目以告  
於世也是以古之王者必崇獎節義之臣以風  
示來世 聖明御極首事旌忠而魏家父子優  
恤尤篤今其仲子且盡發其文章以行於世  
朝廷之賞罰斯民之是非相夾而行其所以風  
天下萬世之爲人臣爲人子者遠矣

不序

卷三

藏密齋集序

同里錢士升識

君子扶天常勸國是獨有是非兩端是還是非  
還非易簡理得而天下治矣是非之燭亂也起  
於學術之不正而成于封畛之互簡今有事于  
此本是也則必有是而似非之一說是者一簡  
其是者百而真是晦本非也則必有非而似是  
之一說非者一簡其非者百而真非晦晦之極  
瞢瞢眈眈幾于長夜之不但而迨夫霜降水落

不序

卷一

雲散天開向所謂真是真非者炯然昭揭于天  
下則豈非至變中有不變者存而特待時以發  
皇也耶吾友太常庶國魏公自爲秀才時卓然  
以名教自任及官大行拜給事中由戶禮歷吏  
都維時一陰孽牙堅冰將至公斷斷引繩力爭  
大者爭封疆爭三案爭中 旨非直與小人爭  
也且與世所號爲君子爭于是攸者圍集外庭  
之小人與內合所號爲君子者又與通內之小  
人合而公遊羿之彀中逮 詔獄竟死矣當公

抗顏廷議時夫其口衆我寡而公之處勢常孤  
公之據理必勝資育不能奪鋒鏑不能撓卽與  
同臭味者不無回容委蛇于其間而必不肯稍  
細其說公自譜不云乎有謂不隨地不隨時者  
有謂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親者夫公方以是  
非俟之于餘里之外于餘歲之久而豈地與時  
可得而親疎者耶余嘗貽公書述范忠宣同已  
異已之說公復云忠宣論同異未論是非是非  
出而士乃始知舍生而取義也公被逮時僕被

不序

鏡二

就道余送至吳門笑語如常時此與劉羈之鼻  
齣如雷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何  
異則以是非素明一切禍福不足驚其神耳夫  
千古是非必折衷于孔子孔子作春秋取當時  
亂臣賊子口誅而筆伐之而付知罪於不顧斧  
鉞何凜凜也自此義不明于是有調停于是非  
者流爲鄉原之同塵而又有倒用其是非者涉  
于戰國之捭闔茲二者卽賢者或蹈焉而卒以  
自誤誤天下公師事高景逸先生先生之學以

格物爲宗夫是非者物也是是非非者知也此  
孔子作春秋之大主腦也公學有師承而又天  
植其骨獨立不懼凡所持論總直致本心之明  
以行三代之直焉耳公歿三年今天子除兇  
剪逆昭雪忠魂于是公仲子學謙走闕下刺  
血訟父冤天子惻然太息詔予公贈錄祭  
葬及三代誥命而公一腔熱血灑滿大地者若  
出重泉而耀白日向使公不死遭遇聖明豈  
不願爲臯夔無爲龍比而惜乎九原之不可作

不序

鏡三

也仲子哀公遺文凡奏疏尺牘雜著年譜若干  
卷皆公就逮時途中手所銓次也屬余爲序夫  
公之節義文章與日月爭光奚藉余言而余先  
序孝子集今又序公集庶後死者得附忠孝以  
終古也



藏書齋集總目

卷之一

自譜

卷之二

奏疏一

卷之三

奏疏二

卷之四

奏疏三

入總目

卷之五

奏疏四

卷之六

奏疏五

卷之七

奏疏六

卷之八

奏疏七

卷之九

奏疏八

卷之十

詩

卷之十一

雜著一

卷之十二

雜著二

卷之十三

雜著三

入總目

卷之十四

書牘一

卷之十五

書牘二

卷之十六

書牘三

卷之十七

書牘四

卷之十八

書牘 五

卷之十九

書牘 六

卷之二十

書牘 七

卷之二十一

書牘 八

卷之二十二

書牘 九

總目

卷之二十三

書牘 十

卷之二十四

啓

嘉善魏大中孔時著

自譜

萬曆三年乙亥一歲

余世嘉興遷善鄉三十五都北區東二歲圩人可考者以洪武間諱伴者為初祖祖圩于徐成三十九年成三編戌于雲南大理衛徐氏絕則以圩家補伍于家乃世隸軍籍焉宣德中析嘉興為嘉善因為嘉善人今在大理

六自譜

一之一

者為真公派在嘉善者為成顯二公派成顯出于海海配金氏真母亦金氏又所傳真子暹寓成顯二公書稱叔父真成顯似同父兄弟也成一支絕顯為予高祖高祖四男子仲子為余曾大父隱齋公隱齋公生南川公南川公四男子仲子為繼川府君府君以余行人滿考移贈行人司行人再以余選授工科給事中  
光宗登極恩贈工科給事中已  
余陞禮科左給事中時以 皇第一子坐推

恩贈禮科左給事中已又以余陞吏科都給

事中以 今上登極恩未補補贈吏科都給

事中先是為行人時行人尚仍八品之舊先

孺人薛不得贈後三贈皆孺人迺追奪之

命無虛日余罪至勤緹騎而未蒙褫削 恩

特隆故敘次獨詳稱府君先都諫先妣孺人

焉先都諫既以仲子任大父里雋家破田廬

服物朝夕需需盡嗷嗷五口盡賴先孺人十

指矣既屋廬蕩析而先孺人又姪子彌月戚

六自譜

一之二

族以入產婦相戒獨先孺人之四叔母子贅而獨居畱與同居及宿余闕敝爛先都諫先孺人時對紉其裾補之寒或益以短簑不能支也蓋是時先都諫每晝出與人象棋而孺人拮据支吾生人之趣都盡一夕腹痛起据葦壁棟間火光熒熒先孺人以為鬼燒疑不祿而火光綠棟上升至脊梁止中而予生時先都諫睡夢中則又若夢見兩童子執燈導一金冠緋衣少年者入臥室遽然起則聞予

哭聲矣時十一月十四日亥時也先都諫自  
是決意教子身為蒙師焉

四年丙子二歲

先都諫授蒙于鄔家村徙家相就二姊歸于  
吳先孺人腹予而紡日溺汁漬腹幘以為常

五年丁丑三歲

六年戊寅四歲

是歲先都諫授蒙于陶之凌巷徙家相就日  
置予于膝授諸弟子誦予聞所授孝經大學

不自諱

一之三

諸書誦亦日漸成誦

七年己卯五歲

八年庚辰六歲

是歲先都諫課予讀讀能彊記課偶語頗能  
捷應嘗引以對客焉

九年辛巳七歲

七八歲時每就枕先都諫口授古忠孝節烈

事一二條睡醒卽令占昨所誦書讀暇先都

諫假于散步輒詣先孺人緯車側先孺人背

常負痛命予拳背或散步每有做官何所事  
事之想

十年壬午八歲

是歲始出痘痘愈先都諫課讀五帙並授每  
授十餘行過目輒誦誦已輒亦善忘新授稍  
快溫習稍苦先都諫因命予徧授諸弟子誦  
習小楷頗工復命予徧授諸弟子教人稱為  
小先生諸弟子有持圓扇者好為小咏題其  
上

不自諱

一之四

十二年癸未九歲

八九歲時家常并日而食或野菜和米作粥  
漸粒飼予先都諫先孺人及三姊徒菜羹耳  
至課讀稍弗中程筆扶輒數十下不少卹先  
孺人護之每中杖已而徒泣南川府君見之  
間為流涕曰一兒忍乃如此先都諫背予向  
南川府君流涕曰正復不忍耳

十二年甲申十歲

予時于村童中頗負穎異之譽抱女者多欲

得以爲壻先都諫意在能佐予讀者氣類不能佐予讀雖富不許而外父錢公慳寔擇壻頗殷先都諫以爲岸士也議昏焉

十三年乙酉十一歲

錢公既急于壻而先都諫復急于讀先都諫時從人言少所業師賀正泉之嚴而有益矧者因詭言錢業延賀爲師矣先都諫因命予赴錢壻而錢實未延師也去錢數百武有尤清涵先生因徃附學不一月而錢徙居從師不便仍歸學于家塾先都諫日有廢讀之憂矣

月譜

一之五

十四年丙戌十二歲

錢公館蓮花涇徐氏子徃隨學未幾錢甚病主人亦死呂雲岩先生館予族因徃附學數月無益

十五年丁亥十三歲

是歲先都諫徙館于趙恭蕩之短浜族叔月臺合孫竹亭拉朋徒十餘人延沈玉臺先生

共業先都諫率予徃附月臺弗許強而後可蓋人情伎予之慧憎予之假幸予之貧奪予之便謂可以終廢業也未幾嗾沈師謝予予詢之故曰汝日偕某僕予曰既兩人僕則奈何謝予一人辭出而先都諫急縛予謝過杖予至流血沈師乃許卒業既自欲行文不可則又私自行文不問何題凡所聞見必能拈入成章焉入秋遷館于孫每見竹亭與君與叔及沈師述少年從王龍谿遊誦說陽明止

自譜

一之六

齊兩先生事時學靜坐焉是冬南川府君卒十六年戊子十四歲

是歲大饑錢公聚徒數人予與之俱李全吾者錢公之女弟夫也愛予之質時稱說于鹿吳葉公葉公見予文則又大奇予文謂宜置之好師友問于是沈元封先生願授書元封之兄心陽則願授祭鹿吳先生若王之焉者率予詣學焉未幾有試事予試輒弗利又弗竟學九月叔父君興省試不第歸先都諫口

裹米一升越旬日雜置魚匹之屬令就叔父  
學叔父既感先都諫之生之又憐先都諫之  
志而恐其弗遂虛予之質而底于無成也說  
書則叔父不躬說書而令予說書弗當則更  
令說書而終不自說書或四五更而弗當常  
笑曰女初說已近吾怪女之類而愚弗沉耳  
謂作文之益不在作文在閱文每閱九正一  
文輒閉不令閱先以其題令口占一篇大意  
弗善則令更占占數過而後閱文又不令竟

自譜

一之八

閱或閱半而令續或閱過而令偶於是規矩  
準繩轉折淺淡之妙大進當意則廢歌互答  
如對好友不當則長跪至丙夜呵切弗休予  
文章之有根基三冬之力也

十七年己丑十五歲

先是先都諫廢著時三叔如川公曰兄箸總  
廢耳不如以其可基傍基者歸我我以其野  
田易兄至是先都諫蕩析者二十二年族長  
考弗能平勸三叔以兩餘歸先都諫三叔之

入人質質者則先都諫代給之乃先都諫且  
得之而夕售之充予脯脩奎鹽之費從金鳳  
臺先生于俞氏族長者弗善也姍笑籍籍予  
又嬉弗銳于舉業每一追憶弗恨欲死

十八年庚寅十六歲

先都諫既貧甚束脩所入不足以充衣食又  
極意于予之脩脯脩脯固不足以入時師之  
日而饗殮又弗時繼錢復貧歲踵饑業阡廢  
君與叔父交予甚時念此兒不成則已成必

自譜

一之八

越眾數以此堅先都諫心時偕友人讀書于  
邑之東塔則載予與俱又徙于陸莊則與俱  
之陸莊不數月叔父病甚就醫于傍俚無所  
歸徒家塾耳一日聞叔父病甚且往候值表  
戚沈少蘭謂若叔有極美意思亟見若若奈  
何弗亟往詢其故曰若叔未子病且革意嗣  
若矣予曰幸爲我謝叔父家大人止予一子  
予嗣叔父予父又誰爲嗣者叔父家固康病  
尋瘞自是不第愛予且敬予有事就而相商

如成人矣

十九年辛卯十七歲

先都諫復徙館于陶之凌巷而予從泰宇曹師學夙仰曹師之規行矩步稱人師而曹師一見予文亦卽視爲相長之友志氣鼓舞藻思溢發寂寥短章春容大篇腕如其口口如其意一日三藝日中脫稿如探囊焉曹師課藝篇有大結結中時有感寓曹師每勤默客之戒亦間發爲詩歌是歲先都諫任脩脯資

八自譜

一之九

而傳餐屬之錢讀書得稍成片段云

二十年壬辰十八歲

予赴童子試縣府俱有名二月正于郡寓候道試而怛怛心動急馳省則先都諫感寒疾然聚授生徒如故予勸且暫遣因留侍疾而先都諫蹶然起曰負我負我因自出僱小刀減一簪五分許爲試卷費促予登舟親爲解維望予舟不見始入寢先都諫初不自虞其革復謂道試固不遠也然予心日不寧間傍

復寓門而人以訃聞先都諫以二月十五日終于正寢予驚恒號踊展襪遺脫不復還寓既而奔不識路則依官路行謂牽路可達乃未盡六里街兩足爲磚石屑所齧血漬泥墳赤屢起屢跣行道嗟悼一轎卒楊君賢以事歸邑見而隱之挾與俱困甚則附其肩以行昏時達邑至外家則錢媪業遣女往哭乘其未蓋棺一識阿翁面孔云急買舟歸尚二更得躬舍殮也先都諫彌留時不欲葬于祖塋

八自譜

一之十

意欲問之君典叔父得尺地可葬者而叔父故出嗣于南郊叔大父弗得自主又木直薄不可以久屋主人難之遂藁葬于祖塋今三十四年矣未能更葬非先都諫志也葬畢人散一母一子徒朝夕哭屋主人故有子從先都諫學因拉諸從先都諫者畢從予予于是意爲蒙師矣予旣未冠而諸生徒者又狎處而年相若者有之頗黠陰訖召諸生令弗駟予約予知之立爲程約弗訖約者罰弗

爽而黠者佯聽之黠者以爲予將終聽之諸  
小生亦嚴事予逾于嚴黠生矣偶一日午假  
予散步于降場牆以內而場以外故有五聖  
神祠黠者率諸生徒然燭祝予死千一一聽  
之從間戶潛歸于塾儼然坐黠者至予叱令  
跪弗驢予詰以頃于神祠前羅拜而祝者何  
言諸生徒相傾失魄而黠者首服其辜自是  
莫敢以黠應矣復與諸父兄約歸而驢謹者  
密以聞歸而傲弗驢者密以聞間一獎之責

自語

一之十一

之而諸生徒之驢約在家如其在塾也課蒙  
之暇間爲時文古文詩歌俱弗專

二十一年癸巳十九歲

業仍館于陶矣李君 吾以生徒過多恐廢

業延以訓其子壻并拉唐張二三生李實貧

弗能爲館穀主其意良厚先孺人遷居于君

與叔父之側楹中

二十二年甲午二十歲

張生爲主附以孫氏諸徒張以推油爲業夜

半起予亦起主人偵知之每以魚飯饋焉時  
饒公位督學南畿有聲一日書賈挾四府考  
卷來售心愛之而力弗能副賈人去頗躁竟  
遺其後一帖可五六篇而氣機觸發如決壅  
泉擲管拈題意興淋漓無所不有迨縣試而  
服未闕逾月而覆試未闕時覆試有未到者  
案故未出予服尋闕而覆試者二人至予得  
補考恐縣令疑爲冒籍更名廷鯁以從兄弟  
中有岸生皆廷字排行者可弗疑也時縣令

自語

一之十二

爲陽東章師卽于縣堂較藝寸晷中敲呼號  
徹而予卷以次交迨第三人交卷則章師手  
予卷而示之曰文當如此如此因目屬予者  
久之予欲覽初交卷者之文章師曰不必看  
汝持卷去補原試三題來我前汝立補三義  
以進則又喜又傲其意所欲首一人同予再  
試則又喜而置予第二曰恨補卷不得首予  
也時夏公瑑齋艱居少許可見予試卷而臭  
味收之因稱高景逸吳子往府試第一名道



試第四名補邑弟子員冬十有二月廿又四日就室于錢氏室人今三封爲孺人于昏服御皆如常時越二日而先孺人寄一新油緣希道袍至三日而攜室人拜先祠因畱過歲先孺人甚懽

二十三年乙未二十一歲

館于凌生斗垣秋病痢劇粘一死字于榻前萬緣都斷愈後閱時藝大明快是歲有王雨圖者善子平批予命止丁酉鄉科戊戌聯第

六 自譜

一之十三

二語而無別說更叩之曰趨吉避凶的話公也不聽仕途上寬人些已又向人云中後還有三十年貧賤今科分不驗而酉戌以來近

三十年矣

二十四年丙申二十二歲

館于凌夏君興叔父病不起叔父平昔最愛敬予而三從兄某父不以爲子兄不以爲弟叔父每憐而永食之出入與俱予宗故三支南郊公爲長支無子叔父嗣祖道祭田二十

八畝以供掃墓合族分售久矣南郊所置產非祭產也而某乃鼓族人而訟時叔父有子午孫三歲矣舉族爲利所哄而予以一人挺持其間刃攢于臂時予婦尚滯外家先孺人念予婦予婦又時時念先孺人僦一屋于城中新街姑婦相傍也洩兒新產而族人日集而噪于室老者言死飢者言食強者言毆言殺無休時狡者則又向南郊公云我輩第惡之某甚何敢得罪叔公南郊公頗爲所愚

六 自譜

一之十四

目于若轉貽之戚者而予挺持無二意郡縣亦俱是予言諸耽耽者亦私有以餌之午弟家得無敗而予于族樹怨矣

二十五年丁酉二十三歲

館于沈生塤家錄科補增廣生

二十六年戊戌二十四歲

仍館于凌是時館資時十金而贏奉先孺人先孺人歲可費六七金餘金則買書讀之孺人出父母驕稱之中春汲紫潯紡織咸習室